

癱瘓交通須嚴懲 挑戰警方應譴責

這些示威者的抗爭並非是為了表達意見，也不是為了爭取什麼公義，而是一味的搗亂鬧事，衝擊警方。示威者為什麼要到北角警署示威？原來，他們當中不少是早前在預算案示威中被警方拘捕的一群，因不滿案件未有結果，所以聯袂示威，挑戰警方。這說明遊行的目的根本是為了發洩對警方不滿，向警方施壓，為此故意在途中製造事端，更令交通要道癱瘓。以市民的利益作要脅，置市民利益於不顧，還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令人不齒。

前日深夜，社民連、「四五行動」及早前策動反高鐵等社運人士，兵分兩路，一批前往中聯辦示威，另一批則往北角警署抗議。其中前往北角警署的示威者在途中與警方對峙，霸佔北角英皇道一條行車線，令到鯉魚涌方向近電廠街行車線須全線封閉。警方在凌晨清場，行動中拘捕了53人，涉嫌非法集結、阻差辦公和襲警。

根據《公安條例》，當有50人以上在公眾地方集會，必須在事前一個星期向警方申請，否則可能被控以非法集會罪。以社民連為首的一班示威者在事前沒有告知警方的情況下，突然率眾到北角警署示威，已經觸犯了非法集會罪，而且又拒絕警方的建議走上行人路，反而是故意霸佔繁忙的車道集結，令整條車道陷入癱瘓，大批乘客被迫落車步行。據報這些示威者在清場行動中更不斷向警察罵粗口、築成人鏈阻撓清場、衝撞警方防線等。示威者的行徑完全罔顧本港法例，也不理會市民的方便及安全，理應受到譴責。

示威別有居心 警方清場合理

示威者顯然一開始已是有計劃地製造衝突，所以在事前故意不通知警方，又突然霸佔行車線，目的不過是迫使警方清場，讓他們有機會表現。事實上，這些示威者的抗爭並非是為了表達意見，也不是為了爭取什麼公義，而是一味的搗亂鬧事，衝擊警方。示威者的主力要到北角警署示威，但市民會問去北角警署為了什麼？與爭取公義有什麼關係？原來，示威者當中不少是早前在預算案示威中被警方拘捕的一群，他們也不諱言來示威是因為早前被警方拘捕後，不滿案件仍未有結果，所以聯袂示威，挑戰警方。這說明遊行的目的根本是為了發洩對警方的不滿，向警方施壓，為此故意在途中製造事端，更令交通要道癱瘓。以市民利益作要脅，動機已是不純，行徑更是置市民利益於不顧，還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令人不齒。

市民的集會權利受到法律保障，但這種權利並非絕對，如果集會涉及擾亂社會秩序、威脅其他市民生命安全、阻塞交通等非法行為，執法者絕對有權依法懲處而沒有抵觸市民的集會自由。在日本，雖然集會及言論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但示威者倘若在集會示威途中阻塞交通，地方政府就可以「行人並無道路許可使用權」為由，控告示威者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其他國家也有類似法例，目的就是在維護市民集會自由的同時，也要保障市民的方便及安全。這說明集會自由並非示威者橫行無忌的理據，社民連示威者在凌晨時分堵塞繁忙街道，令不少市民被困坐車廂中一臉無奈，在與警方的衝突中隨時殃及池魚，影響途人。這些行為在香港以至其他國家及地區都是不容許的。

警察克制守法 社民連目無法紀

社民連事後惡人先告狀的指責警方打壓他們的集會自由，這種說法相當可笑。社民連幾乎每個星期都有示威遊行，去政府總部、去中聯辦、去警署、去立法會，有哪一次警方是不批准，而且要求事先申請也不是要干預遊行自由，而是為這班示威人士開路，協調交通，還要派出大批警員負責秩序，明知這班示威者最後都要衝擊一番，但警員在遊行途中還要對他們服侍周到，到了示威者衝擊之時，還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唯恐誤傷了他們，招來打壓集會自由的指控。環顧全球，有哪個地方的警員比本港更文明守法，對屢屢暴力衝擊的示威者依然克制，這正是本港重視集會自由，保障言論自由的明證。社民連一眾目無法紀，警方拘捕是合法合理，與集會自由沒有絲毫關係。

目前社民連明顯已陷入了激進主義的困局，激進主義本身就潛藏自我毀滅的基因，因為激進行徑必定一次比一次激烈，社民連為滿足這幾個極端最偏激的核心分子，唯有不斷將暴力路線升級。衝擊警方、衝擊中聯辦已漸漸滿足不了這些人的喜好，將來肯定會變本加厲，而他們被檢控的風險也會大增。當發生一次特大暴力衝突，多人被判入獄，社會輿論同聲譴責，屆時社民連在本港政壇將再沒有立足之處，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就如當年梁國雄的「四五行動」一樣。不過，社民連已經難以翻身，就如西諺所言，「你不能教老狗新的把戲」，社民連的前途正是如此。

「不守校規」的是公民黨

美恩

看見一些人不知就裡便亂評一通，真的有點兒冒火。今天看見某報一位論者談及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一事，他批評特首曾蔭權「先是政府未依法處事，然後被人申請司法覆核，引致香港法庭駁回政府計劃，而曾蔭權因工程延誤難免被中央責怪，曾蔭權的無名火無處發洩，就拿到立法會去『說事』了。」又舉出「有學生不守校規，班主任寫手冊向家長報告，家長責怪孩子，而這孩子非但不反省自己的錯誤，更反罵老師寫手冊的不當，這是甚麼道理？」

評論令人啼笑皆非，在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一事之中「不守校規」的並不是香港政府，而是唆擺東涌綜援戶朱綺華女士提出司法覆核的公民黨。政府處理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報告，是根據十多年來行之有效的一套準則，當中並未包括「現狀空氣質素評估」，而公民黨在2009年亦投票支持興建大橋，期間他們沒有向政府提點具體的環境評估建議，誰知在大橋興建在即的時候，他們卻以「提升保護環境的尺度」為名，在背後操控一個連字都「唔識」的老婆婆發難，他們的卑鄙行為，就犹如在足球比賽途中臨時將龍門收窄一樣，他們突然增加入球的難度，令到政府射不

入龍門，看見這樣的情況，任何一個市民都會感到憤怒，特首在答問大會所說的一番話，正是現時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見。

準則的真正意思，是言行等有所依據的原則，原則並不能朝夕改的，既然政府所作的環評報告是根據以往行之有效的一套準則，在這裡我找不到有甚麼「未依法處事」，在這件事中，需要反省的並不是特區政府，而是突然「不守校規」將「龍門收窄」的公民黨，他們置香港的整體利益於不顧，只看重自己的政治利益，「突然將手冊修改」，以為殺政府一個措手不及，便可以一登龍門，誰知他們贏了官司，輸了聲譽。

港珠澳大橋工程受阻，間接令本港多項近410億元工程受到拖累，據估計將會有三萬多名工人受影響，可能推高行內失業率兩至三個百分點，去到百分之八至九。港珠澳大橋如果遲一年落成，令香港少收20億元的收入，而因應各項工程的延誤，以致整體成本上漲所浪費的公帑更加是難以估計。這份「大禮」都是公民黨這幫「攞屎棍」送給香港人的。

「副都市中心」策略

李華明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日前通過議案，促請政府推動政府部門總部落區，其中一項要求是促請政府研究全面規劃香港，配合「副都市中心」發展策略，這可讓香港有更大發展空間，既可減低香港經濟成本，維持本港競爭力，亦能提高就業機會，可謂雙贏方案。

香港的經濟發展活動一直以環繞維多利亞港為中心，所以很多甲級商業大廈、政府總部，包括政策局，以至部門總部及不少公營機構都位處中環、金鐘及灣仔區，使之成為香港的都會核心區。這些黃金地段租金成本昂貴，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有一定影響。

「副都市中心」策略就是先要改變舊有以維多利亞港為發展中心的思維，研究透過規劃及不同的政策措施，扶植在維港核心區以外，建立不同層次的都市中心。這策略好處是締造一個租金相對便宜的新商業社區，讓不同的經濟活動，包括貿易、服務業、政府及社會服務可集羣發展，既為投資者提供符合經濟效益及便捷的投資環境，亦為附近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及所需社會服務。

在核心區外建立不同都市中心

要建立「副都市中心」有不同方法，可以由產業帶動，例如規劃土地建立大學城、醫療城、生態及歷史旅遊產業等。另外，亦可由政府及商業設施帶動，即由政府主動搬遷某些政府部門到「副都市中心」內，並於區內規劃商業大廈、酒店、商場、住宅等土地用途，以建立一個具經濟

規模的多元化經濟及社會活動核心區。新界北區和元朗一些新發展區是一些合適的地點，研究發展香港的「副都市中心」，一方面可幫助減低港島及九龍市區發展過密的情況，另一方面，這些地區土地及租金成本較低，建立新商業區引入商界後亦有助減低這些地方的低收入市民需要跨區工作，甚至長途跋涉前往港島工作。這些區域有連接大陸內地的運輸鐵路設備，因應兩地經濟發展需要，可帶動人流、物流到「副都市中心」，協助其發展。

除了位於灣仔海旁3座政府辦公大樓的政府部門，政府已有計劃搬遷，其餘還有不少政府部門總部及公營機構可搬遷到其他區域，以配合「副都市中心」發展策略，並可騰空黃金地段供商業機構租用或政府重新調配或土地作重新發展，增加商業用地供應及減低租金壓力。舉例，中環海港政府大樓有勞工處、海事處；中環紅棉路東昌大廈有投資推廣署；灣仔胡忠大廈有前為教育署的部門總部、社會福利署、衛生署、電訊管理局及知識產權署；合和中心有僱員再培訓局、地產代理監管局及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北角政府合署有規劃署及地政總署；九龍始創中心有屋宇署等等。

研究把合適的政府部門總部及公營機構重新整合，在「副都市中心」內建立具規模的政府辦公大樓、公營機構大樓、社會服務大樓，提供一站式服務，除了會吸引商界遷入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亦會吸引市民搬入居住和就業，令香港整體規劃更平衡發展。

「塑化劑」食品危機 揭檢測驗證滯後

田北俊

塑化劑問題早已「燒到埋身」，只是港人不自知而已。因此，為了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我認為當局對今次事故絕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把關工作，以防範有毒「塑化劑」食品繼續流入本港。政府決心推動檢測認證業，應把政府部分工作多些外判，業界必會爭取食品檢測認證的資格，發展起來。

田園快語

近期香港的食品安全問題，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早前由日本福島核危機引發，日本食品有否含輻射問題，自當初事發至今，已令負責把關的食物安全中心忙得透不過氣來，一直需為日本進口鮮活食物進行檢測。想不到最近台灣爆出一波影響層面更大的「塑化劑」危機，令食安中心即時增加大量檢驗工作，實在令人擔心在日台問題食品雙重夾擊下，食安中心能否應付突增的工作量。

自福島核危機後，食安中心在三月十二日起開始，便在內部抽調人手，針對從日本進口本港的鮮活食品，例如牛奶、蔬菜和水果等加強測試。根據食安中心的資料顯示，四月份中心一共檢測了約六千九百個食物樣本，而當中約四千個是日本食品，其他食品樣本僅得二千九百個，而去年同期，食安中心則是檢測了三千七百個其他食品樣本。由於核輻射問題會維持相當一段時間，相關的食品安全是要進行長期監察的。

塑化劑問題「燒到埋身」

換言之，本來進口量屬少數的日本食品，因應輻射問題，佔用了食安中心較多的檢測資源，今後一段時間更無可避免地影響了正常的食物檢測工作。這從檢測量顯示中心在期間的工作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八成半，可見已令中心工作量相當吃重。

可是，禍不單行，今次台灣突然爆發食物添加劑「起雲劑」內含有毒塑化劑的風暴，吹襲的層面更廣泛，影響更大，因為涉及大量市民經常飲食的飲品及食物，例如果汁、果醬、果凍、茶飲、台式飲品和運



■台灣食品受塑化劑污染，令港人擔憂。

動飲料，且範圍更擴散至保健藥品，甚至兒童藥水所含的糖漿等。加上台灣是「起雲劑」原材料的供應地，有毒物料可能已流到世界各國。最新發展，是內地生產的即食麵及其醬料，也受塑化劑的污染，據廣州的檢驗結果顯示，半數被抽驗的均告出事，部分比國家標準超標200倍和140多倍。

事實上，據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最近研究食物污染的調查，竟發現現在二百個經檢查的港人血液樣本中，超過九成樣本被驗出含「塑化劑」，顯示塑化劑問題早已「燒到埋身」，只是港人不自知而已。因此，為了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我認為當局對今次事故絕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把關工作，以防範有毒「塑化劑」食品繼續流入本港。

不過，食物安全專員陳漢儀早前接受電台訪問時的回覆，卻令人擔心食安中心會否陷入「爆煲」危機，因為她無正面回應是否有足夠人手進行化驗工作，僅說會從內部抽調資源進行檢測。但其實現時食安中心究竟尚有幾多可供調配的「剩餘」資源呢？會否只是「十個煲七個蓋」？其他的正常檢測工作也就隨時受到影響，這顯非理想的做法。

迎頭趕上發展檢測業

我認為既然本港的檢測認證水平一向相當之高，政府亦將之列為六大優勢產業之一，實不妨考慮將部分檢測工作外判予私人化驗所，以減輕食安中心負擔，而這亦可加快檢測時間，讓市民早日安心。不過，食安專員卻表示本港私人化驗所無相關認證，因而難以分擔化驗工作。

但這個論點實在有點奇怪，因為檢驗食物是否含塑化劑、輻射這類物質的工序，理應不會十分複雜。而外間的檢測認證中心卻竟被指未合資格進行這項測試，委實令人感到特首當日提出將檢測認證行業發展成六優產業，是否有點說過了頭，抑或另有原因？無論如何，我認為事件正好反映政府對業界的支援不足。若然政府決心推動這一產業，把政府食品檢測認證的部分工作多些外判，業界必會爭取食品檢測認證的資格，並迅速發展起來。

可是，要發展檢測認證行業，是需要培訓大量合適的人才，但可惜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仍乏善足陳。而深圳一所基因研究院，最近受德國方面的委託，就引發歐洲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的病菌進行基因排序測試，只消3天便找出病菌的真相，直令人對深圳的科技和驗證技術刮目相看。若香港還不大力迎頭趕上，發展只會大為落後於人。

反對派爭取選票的連番舉措

李新輝

反對派為了爭取今年的區議會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的選票，在近兩個月來作出了連番舉措，如提出「紫荊花革命」和上街遊行，以及反對財政預算案、反對香港的基礎建設和內地融合、反對香港參與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利用最低工資擴大勞資對抗和糾紛、煽動反對地產霸權、製造階級仇恨等等，港人宜擦亮眼睛，看清真相。

近兩個月來，香港反對派為爭取選票作出了連番舉措，值得注意。

3月份時，民主黨高調反對政府的臨時撥款，繼而又反對財政預算案，提出了「紫荊花革命」的口號，企圖聯同支聯會、教協三位一體，並統率所有反對派，把反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宣傳攻勢結合起來，發動青年人上街遊行示威，在學校裡宣傳鬧晚飯，進行所謂反對專制政權的通識教育，配合美國煽動的茉莉花革命。這個宣傳攻勢，將會配合今年的區議會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讓選舉問題政治化，主導選舉命題，利用在傳媒和互聯網優勢，打垮建制派。

3月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國會發表了要與中國進行競爭的講話。美國領事館立即派人向反對派傳達了這個精神，要他們注意希拉里針對中國的講話內容。民主黨的行動更加激進，大力配合內地的所謂「維權運動」，並且處處針對特區政府，提出3月起每個禮拜都要進行一次示威，直到6月4日為止。

反對派議員民望紛紛跳水

但是，香港人對於上街搞暴力活動，對「茉莉花革命」、「紫荊花革命」之類並沒有甚麼好感，因為這是美國人輸出的革命。香港當前的民意是希望發展經濟、提升競爭力、創造就業機會、對抗通貨膨脹、紓解民困、改善民生。反對派所提出的「紫荊花革命」和上街遊行，以及反對財政預算案、反對香港的基礎建設和內地融合、反對香港參與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利用最低工資擴大勞資對抗和糾紛、煽動反對地產霸權、製造階級仇恨、分化香港等等，都與港人的價值觀念和主流民意背道而馳。特別是反對派一系列針對中小企業老闆和中產階級的政策，更加激起了中產階級的反感。初時，民主黨野心勃勃，以為可以發動十萬人上街遊行，他們看到突尼斯、埃及已經變天，以為鴻鵠將至，預租了維多利亞公園六個足球場，準備容納五萬人示威。結果，參加者從最初的只有兩三千人，到了第三個星期，剩下200多人，到了4月12日，小貓三四隻，只有100多名民主黨的常委和支聯會成員唱獨腳戲，在維多利亞公園表演艾未未的所謂行為藝術。

反對派採取了綽號行動的策略，分頭出擊，但是，市民把他們看成為一個整體。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近日公布最新民調顯示，多名反對派議員評分下跌，其中力推最低工資要加飯鐘錢及休息日的李卓人更民望跳水跌8.3分，公民黨的梁家傑跌6分，余若薇跌4.1分，民主黨劉慧卿跌6分、何俊仁跌5.2分。

公民黨搞司法覆核惹公憤

反對派有一條行動公式，以為凡是反對政府，就可以撈取選票。但是，這一次反對財政預算案的表演，恰恰是得罪了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最初政府諮詢意見，他們提出要政府注資進入強積金計劃，解決退休問題。政府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吸納了他們的意見，他們又改變態度，提出更加激進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反對特區政府向市民派發6000元。香港的廣大市民正受到高通脹、高租值的煎熬，大家都贊成派發6000元，民主黨的表演，公開和民意對立，結果碰得頭破血流。中產階級最不滿意的，是「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隔代供款，即收即付，為他人養老，全香港吃大鍋飯，將來一定「爆煲」。這個計劃加重了中產階級的負擔，更加踐踏了香港多勞多得、努力拼搏的價值觀念。勞工階層的供款負擔已經沉重，現在又增加一個新計劃，也紛紛反對。

公民黨和民主黨互相分分。公民黨為了爭取選票，為了改變高高在上、在區議會選舉沒有群眾基礎的孤立局面，爭取扮演弱勢社群代表的形象，在美乎新邨搞「瞓街」阻交通，肆意踐踏進行訴訟解決業權糾紛的價值觀念。他們居然操控一個連簽名都不會的老婆婆，進行司法覆核，以環評沒有照顧施工前和施工後的空氣污染變化，叫停港珠澳大橋。訴訟拖延了工程，如果工程推遲一年多上馬，建造費用將會上升200億元。公民黨裡面有的是大狀，是法律界人士，他們卻不敢自己出面打官司，因為進行訴訟會有欺詐風險，需要賠償堂費。於是他們物色了一位領取綜援的老婆婆打官司，利用公帑牟利。因為打官司就要聘請公民黨的大狀，由政府支付律師費，公民黨自然盤滿鉢滿，而結賬的是納稅人，特別是中產階級會增加稅務負擔。更重要的是，商業界、工程界、旅遊界以及香港的零售業，將會在港珠澳大橋建成，到港旅遊人數大增，得到好處，中產階級在這些行業都是老闆和行政管理人員，勞工則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都是得益者。公民黨所作所為，引起了各個階層的憤怒。

反對派為了爭取選票，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